



莊子口義棧航卷六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13  
841  
7





841  
7



莊子屬齋口義棧航卷之六

小野 壹 校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  
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  
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  
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  
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  
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莊子卷六

秋水

一



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虫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覩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蟪蛄不知春秋之類。遊道遙。知爾醜者。



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碧巖第二頌內第一句云。大。坤。天。子。僧。輕。觸。圓。悟。著。語。云。說。什。麼。木。中。天。子。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為之萬人處。一焉。為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

任土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罍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眾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中庸空中列子天瑞篇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在。理。伯夷辭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



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カク今故故遙而不トコ接而不ソコ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

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這一轉語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也

道遙遊篇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

言寒暑晝夜相尋無止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後或先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為多寡而後知量無窮也證カク考明也今故今



古也。明於今古之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撥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易損卦彖曰：損益。不以此爲喜愠，而後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乎正道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意。孟子盡心上篇。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易繫辭下云：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人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即

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大惠普說在百丈會裏，百丈遷化後到馮山，山云：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香嚴被馮山一問，直得茫然。○傳燈錄二十九云：一句子，玄不可盡。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太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皆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中庸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河泊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  
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  
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  
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  
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精細也不自至小而  
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  
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  
漢書東方

朔傳以管測天以器測海自矢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  
塵埃之類也逍遙篇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  
入者也大之盛者曰埤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  
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  
不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韻會毛草也又虞韻  
蒙瞶切無也芴與忽同一蚤為一忽十忽為一絲風俗通曰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澗澗生正正生載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  
長不可以數盡曰稊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  
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  
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



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出乎害。入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

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篇我雖不求利而亦不

以賤役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入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為爾。我為我也。孟子萬章下篇爾為我。我為爾。雖祖禘禘禘禘。我為我。爾為爾。故曰不賤貪汙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



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為在從衆。和光同塵

也。老子子經云。和光同塵。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孟子子萬章下篇柳下

惠與知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焉能浼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

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

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

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也。

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已也。但如

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

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

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

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

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

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

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

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

則趣操觀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汚所以換此一轉又添

則趣操觀矣



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  
 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  
 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  
 而相賤雞壅豨苓時乎為帝也徐無鬼篇註雞壅豨頭也豨豨  
 為帝其化為臣在彼則知之百骸  
 九竅眩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乎齊物論亦此意  
 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儻來  
 寄之意也繕性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  
 可敵泰山齊物論云天下莫大於秋豪末太山為小則其等差之數  
 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

以為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  
 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  
 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為是以  
 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  
 興左傳僖公十年晉侯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  
 與上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觀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觀  
 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  
 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齊物論無適焉  
 惟無適焉因是已林註云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



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

時之激論。疏云：之噲，燕王名也。子之，燕相也。即蘇秦之女壻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

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陳迹而禍至於此乎？湯伐桀，武伐紂，又云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事，納秦女而踈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胥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頻請不死，遂起兵楚，遺葉公子高伐之。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驪

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

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故曰：蓋師是而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

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

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音義麗音禮。一音如字。小船也。一云屋棟也。

梁，屋梁也。麗，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



騏驥狸狴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鴟鵂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纂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特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然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則與道



相違矣。故曰無物其志與道大蹇蹇違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差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諭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心篇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孰承翼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

無短長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大宗師篇古之真人不逆盈虛隨時不可一

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

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大

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

如斯夫。論語子罕篇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為

何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

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踣躄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萬姓統譜廖德明字氏得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學朱熹乾道中第進士累官知潯州有檉溪集行世○延平問答云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

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可莊子到這裏說箇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一句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它不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体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寒暑禽獸盜賊四句著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它語脉極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也譬如死之於水火固曰有命而自投



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  
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孟子盡心篇察安危  
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  
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鶻突碧岩第三十一則著語  
云鶻鶻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主  
突突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在宥篇德在乎天此言自然  
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  
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本乎  
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躡躡進  
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

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  
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離婁下篇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  
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書大禹謨篇云人惟微  
心惟危道心惟微愈分  
愈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  
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入滅天以故滅命貪  
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  
禁止之辭猶四勿也論語顏淵篇云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動。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夔憐蛇，蛇憐風，風憐自。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壺注。鱗音秋，或作躡。

音義。躡音秋，籀也。木又作鎖。子六反，又七六反，迫也。陸方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蛇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



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踰踰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邪。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蹈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箇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史記伍子胥傳申包胥曰吾聞天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而者物物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



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聖人亦自適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泮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埽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埽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埽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蚶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埽井之蛙與？且彼方跳黃泉而登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埽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蚶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埽井之蛙與？且彼方跳黃泉而登



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闕之也。井蛙海蠃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多劣相。井中赤蟲也。蟹螯蟹也。

坎井之地。軒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力。適適猶獼獼也。易震卦云震亨震來虩虩。正義曰。恐懼之貌。商距小蟲也。跣蹈也。太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遠也。爽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辨不亦小乎。邯鄲失



行之喻尤佳。國能耶。鄆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紛紛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仲尼篇與此全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主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人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乎。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

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音義云詩箋曰。以口拒人曰嚇。鷦鷯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以鷦鷯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



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音義云儵音條說文直留反惠這一般說話又奇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

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荅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傳燈錄

錄九八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

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荅同看太惠云這

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

活大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

得大惠普說上揚文公具眼修傳燈錄時將忠國師大珠和尚列在馬祖下諸尊宿之右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師云徒麼答話若玄妙解路心不絕命根不斷大法不明決定不敢如此四楞場地一棒一喝一挨一撻擊石火閃電光却易遮般說話却難入作前



所謂家活大門戶大法性寬波瀾闊命根斷方能如是僧曰牆壁瓦礫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無情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又僧問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成佛國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師曰遮僧難容恰如箇鼠黏于相似遮箇老子顛頑又懂著遮僧顛頑黏住便問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國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

此段文字為後世所加，與前文無涉。其內容多為禪宗公案之類，如「無心自成佛」等語，與莊子原意無涉。其文字多為後世所加，與前文無涉。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又憂不死何之苦



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無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諛諛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言無言，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

活身唯無為幾存

此篇又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秋水推廣

言之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

屈原卜居楚辭第六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

原辭曰屈原既放三年乃往見大卜

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文勢一同富貴

失之云云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壽善四等人也善者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

思慮善否為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而不聰

明也烈士為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

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了却以烈士一段如



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爲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群趨者言舉世群然而趨之也。誣誣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爲爲樂而俗人反以爲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爲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它文字指向

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爲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爲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爲殖。○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爲哉。只



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  
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  
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

氏曰動轉歸風

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皆  
色皆歸於地唾涕濃血津液涎沫痰液  
精氣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

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捉在足

運奔傳燈錄達磨傳波羅提即說偈曰在眼曰  
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

捉在足運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

之喻也太宗師篇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

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禮檀

弓下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  
沐槨原壤登木曰又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  
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豈其親死之際全  
無人夫子為弗聞也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



之友乎。聖門學所以其盡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為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書大禹謨篇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為此論耳。李漢老按大惠書李參政名，邴字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它學佛者，若吞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

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死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癩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蹶蹶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圓覺經四大合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



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其意實原於此。

觀化者觀萬物之變化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蹶蹶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髑髏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



語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厠而問曰小子  
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  
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  
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  
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  
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  
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  
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觸之干廟奏九韶以  
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齊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  
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  
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  
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誹誹為乎咸池九韶之樂  
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  
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  
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  
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  
達而福持國語魯語云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  
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



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子罕聖門只是一句它却撰出許多瀕洞說話韻會云淮南了天地御音迓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

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觸骸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隘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螻蟴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鵠撥鵠撥千目爲鳥  
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  
願輅生乎食醢黃輓生乎九猷脊肉生乎腐蠶羊  
奚比乎不尊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  
入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撻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撻其  
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歡  
却如此倒說此皆是筆頭弄奇處汝與若指觸  
骸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爲樂也涅槃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  
滅滅已寂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者

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徹底說不是以小喻大  
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  
賤之意韓文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  
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  
鴈如看孤峰斷坂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  
句天瑞篇便不知它省了兩句隨者水上塵垢初  
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爲物甚  
微耳鼃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  
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  
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處



也。陵鳥車錢草也。鬱棲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為蟪。蟪鳥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蟪蟻蟻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為鳩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鳩掇又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醯。蟻蠓也。蟻蠓化而為願輅。願輅化而為九猷。九猷化而為黃輓。黃輓化則為腐蠹。腐蠹化則為齧肉。此處以生平字省了兩句文法。

也。黃輓九猷腐蠹齧肉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大極圖說語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卻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久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



化爲蛤鷹化爲鳩腐草化爲螢鼠化爲蝙蝠夏小  
 正何處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  
 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養  
主篇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註陸云薪喻四大火喻元神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  
 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  
 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  
 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  
 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  
 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

達生



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夫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

履。晉書十九。阮孚性好履。或有請阮正見其蠟。履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履。○東坡

十。六。歧亭詩。人生幾兩履。莫厭頻來集。○山

谷詠。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

口幾張匙是也。瀛奎律髓卷十六。注曰。吳知之。諺云。一口不能插兩匙。

養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

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在宥篇。其為不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刻意篇語。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金剛經云。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更生者與乏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



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圓覺經四緣假合。妄有六根。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前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為晉厲公誅四木也。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蔽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遺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



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  
鏑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  
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  
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遊篇純氣之守。守元  
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  
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此語似為迂濶。而  
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

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  
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  
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  
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  
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  
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  
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  
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  
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滯亂  
也。不定也。不滯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



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懼言。雖為物所選。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害已。一段。秋水篇。所謂無為是也。鎔于傷人。飄在中人。而人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

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為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美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



五而不墜猶撥之也。吾處身也。若楸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夫人之謂乎。音義云。五。六。月。黏。蟬。時也。

羨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下。兩箇停審字。郭注云。是固手之停審也。亦自好。楸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楸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羨蜩之時。其身如木楸。

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我。而不知道實寓焉。痾僕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沒人，泅而入水也。善

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

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

舍也。荀子解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

以陛下為孤注。李燾續通鑑長編真宗澶淵之役王欽若謗曰冠準以陛下為

孤注韻府按王欽若臨江人也與冠準不相協準勸真宗使自將禦契丹王欽若請帝幸金

從準之計遂退契丹有綱目續編宋真宗編之意即此注字以瓦為注

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

惜之意矣。以黃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

矜憐惜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

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

矣。既吞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

下之至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

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甲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常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音義云縣音玄薄籬也走也○明朱東光曰呂氏春秋張毅好恭是也

拔筆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

淮南子第八地形訓下曰凡根拔木

者生於根木根拔生程若操拔筆以待門庭供注根拔根生之草先也

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胸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見其形如槁木齊物是也論語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為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文選校帶齒蛾眉命此示人望慾之戒易損卦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

亦異端之學乎以懲忿望欲莊子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為之首肯此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俸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莠者何也音義云筴初草反牢豕室也玄端冠也犧芻養之也尻猪之後也豚猶豕也楯机也机之有文者曰豚楯俸曲也曲而可以



聚物者。畚筮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太宗則

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肺熊蹯不熟。

殺之寘諸畚。晉靈公不君厚斂彫牆從臺上彈

殺之寘諸畚使而觀其碎九宰夫肺熊蹯不熟

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畚薄之中亦其

心焉。即退之所謂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

戮是也。韓文送李愿歸盤谷序為彘謀如彼而自為乃如

此。此語可謂善喻。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

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語為病。數日不出。

齊土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

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

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

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

戶內之煩。壤雷處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

峯。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綬。紫衣而

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



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音義誤於代反一音怡  
熙詭此代反一音怡

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

晉書列傳十三樂廣

淵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

聽事壁上有一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鬼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存

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但此說較奇特談論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瀉即鬱結也病

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沉

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鬻亦神名也頌壤棄壤

也雷靈亦鬼名也倍阿維蠶屋中東北方之鬼

名也洪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

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神名也崒小丘垤

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彷徨野中之神名也

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相公所見者在澤故獨

問委蛇之狀相公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日

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輒然笑之貌也此

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

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

易睽卦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

孤後說之孤匪冠婚媾往遇雨則吉○睽卦三本義云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死為

有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不足怪也

紀渚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  
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  
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  
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  
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

匹夫按劍疾視不同

孟子子梁惠王篇齊宣王曰寡人好勇對曰夫撫劍疾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  
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為喻耳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  
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極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  
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金爲之。豈削木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鑿鐘鼓之拊也。是乃筍簞之類。所以縣鐘鼓也。筍簞之形爲鳥爲獸。刻木爲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爲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齋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

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

詩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織而成文也。御之

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爲的切。極爲端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倕為共工故曰工倕旋轉也  
以手旋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  
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  
圓以象天也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  
其實為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  
成遂入神品萬姓統譜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仕為兗州瑕丘尉官至寧王友○彭大翼山堂肆考二十一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對萬象中舉手一揮圓中規觀者驚呼不知畫家自有法但以肩倚壁自觀者驚呼不即此類也器圓然中規吳道子之妙不在此也

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

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

是也山谷外集第九書十棕心扇因自評之云昔予大父大夫公客有惠棕心扇者書老

杜巴中十詩頗覺駢筆成字都不為筆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筆手與物兩

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養生主篇

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

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

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

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前漢律歷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通生規規圓

繩繩直生準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



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着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

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踰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



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懸以車馬。樂鳩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汗自別於汚俗也。飾知驚愚。脩身明汗。言其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歎啓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







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其一論其一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添鴈以不材而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

猶東方朔漢書列傳六十曰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也五東方朔云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專為則有心矣無肯專為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為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谷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左傳僖十年里克對曰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不有所廢君何以興



挫居人上者必為人所指議有心於事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將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何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也音義云居市南因為號也豐大也胥相䟽草謂草也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



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啄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韓文第二浮屠文暢師序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以皮自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流在此稽古

略第三香山居士畫彌陀佛記有西方戰國之淨土之事全篇在白氏文集七十一

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為名初無它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  
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  
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  
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  
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  
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君車心無所求則無  
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  
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

無窮三字如此敷衍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  
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  
不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於海  
崖皆已返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傳燈錄第十卷  
香巖智閑禪師乃泚辭瀉山直過南陽觀忠國  
師遺跡遂憇止焉一月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  
竹作聲忽然省悟遇禮為山讚曰和尚大慈恩  
逾父母當時君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又第  
十八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往來雪峯玄沙二十  
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  
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  
下有入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一禪林  
類聚十五云法眼益禪師因僧齋前來參次師  
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師云一得一失師  
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杜詩第十  
八觀公孫



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不為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歛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入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



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

太塗者乎

斂民之財以鑄其鐘先祭而後鑄故曰為壇三月而成鐘有架所以懸鐘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鐘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遠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著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其無識之貌儻乎其怠若疑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芒乎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



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  
順者，曲傳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  
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  
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賊歛而於人無一  
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  
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辨也。

孔子聞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  
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  
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翏翏  
糝糝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

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  
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  
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  
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隤，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  
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  
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  
於人。人且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  
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  
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乎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息今之燕也紛紛猥猥飛之息也引援群飛也迫脅而棲近人而為巢也進不為前退不為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為行列而不如鳥鴈為群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井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陳鴈皆自損也還與眾人言退而與眾人同也順道而行蕭然

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一也此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捐勢不以功名為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為名為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處同應帝王篇食豕如食人副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雥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  
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如醴君子淡以親  
小人其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  
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音義雥音戶本又作

子桑雥雥即戶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  
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  
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其而易絕皆說  
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  
則無故以離坻詩便可見也坻小序刺時也坻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頻丘此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此一  
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  
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雥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  
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



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真冷。

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

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身外之物。

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客曰待客。

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為文華，則無所資於。

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

箇待字自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繫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

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

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柶梓豫章也，攬蔓其。

枝而王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柶。

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

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

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

剖心微也。夫音義：廓，賢，節。反。又若結，反。

大布，麓者也。繫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履繫而。

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挹之也。蔓，纏繞之也。此。

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盛意。



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也。振動恐也。不柔之  
上。着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直之證。  
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也。夫言  
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徵驗。此三字亦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  
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  
無宮商。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  
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  
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  
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音義焱氏必遇反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以  
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  
無其數。無宮商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  
聲歌者。也。犁然。端的之意。廣已。尊我也。以尊我  
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  
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  
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  
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挫。不  
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  
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  
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  
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  
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  
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  
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入天也。有天亦天也。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道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  
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濞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  
貴而不濞爲易。貧而樂爲難。莊子却如此反說。  
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雖欲不受。如  
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  
富之。月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  
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  
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晉書鄧  
攸傳云  
鄧侯挽不留。謝令推木去。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  
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



曰借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易乾卦文一言終

日乾乾與時偕行又云九龍有悔與時偕極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

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

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

集而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

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

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

而祿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

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漢書列傳六十

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

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漢武帝臣也非無受人益難乎鵲鵲即意

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

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

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

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

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敬而存

留之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

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鵲鵲之無益亦無害則

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



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盡心下篇孟子曰口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色也。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

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流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



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真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彫陵地名也樊園之藩籬也感周之類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觀逐物而自迷之狀執桴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蠅意在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觀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真人

守園者諍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禮記曲禮而問禁入國而問俗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真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



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莊子屬齋口義棧航卷之六



